



走向十字街頭

著 村白川 廚

厨川白村著

走向十字街头

綠蕉：大杰譯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三版

全一冊定價大洋二元

著者 廚川白 村

大綠 杰蕉

啓智書局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上海法租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發行者 印刷者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有所謂走字街頭

啓智書局最新出版書目

教育與人生 再版	李大年譯	定價五角
中國文學概論	胡雲翼編	實價四角
性愛研究及初化的智識 附避妊底要領	黃孤駢譯	實價四角半
最近各國的補習教育	任白濤編	定價六角
鐵路組織法	李青編	定價三角半
近世社會學成立史	李培天譯	定價一元
近代文化基礎	彭芮生譯	定價一元
財政學概論	張澄志譯	實價五角
地底下的俄羅斯	李芾甘譯	定價八角
蘇俄之現勢 _{禁版}	溫盛光譯	實價四角
金漲銀落問題及其救濟	李大年編	實價一元
蘇俄勞動之保護	游宇譯	定價四角
帝國主義論	劉埜平譯	實價伍角
經濟思想史的展開	溫盛光譯	實價八角
世界政治概論	鍾建閔譯	定價二元
現代經濟學	巴克譯	實價四角
帝國主義戰爭與製鐵業	溫盛光譯	定價二角半
美國憲法政治之民主主義	丘仰飛譯	實價六角
赤戀	溫生民譯	實價一元
戀愛之道	溫生民譯	實價三角
女性與文學	輝羣女士著	實價二角半
女健者	左幹臣著	實價三角半
流浪者的歌曲	程少懷著	實價四角半

啓智書局最新出版書目

春蘭	蔣山青著	實價四角半
意志的勝利	章明生譯	實價五角
英雄與人	向培良著	實價四角半
缺陷的生命	尚 越譯	定價六角
社會主義思想之史的解說	丘 哲 譯	實價三角半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溫盛光譯	實價四角半
資本主義與戰爭	徐文亮譯	實價五角
農業社會化運動	黃枯桐譯	實價五角
經濟思想十二講	李大年譯	實價一元
音學	王光祈著	實價一元
資本主義的合理化諸問題	溫盛光譯	定價三角半
死的勝利	雪香女士著	定價三角
鐵汁	段可情著	定價五角半
世界女革命家	盧劍波編	定價四角
社會價值與變革	盧劍波著	定價三角
鄉間韻事	王穀君譯	定價五角
苦悶	楊邨人著	實價五角
晚霞	徐 圖 著	定價三角半
幸福之年	王了一譯	定價四角
帝國主義與石油問題	漫 生 譯	定價三角半
資本主義社會之解剖	劉堃平重著	定價五角
社會教育通論	張澄志著	定價五角
土地問題論	郭之奇譯	實價四角
女王的水土	王了一譯	實價1元2角

啟智局書出版新目

巴黎之秋	段可情著	實價三角
失敗者	鄭震著	實價五角
不忠實的愛	向良培著	實價五角
工人傑麥	辛克萊著	實價1元4角
士敏土	黃藥眠譯	精裝2元6角
社會思想解說	蔡明著	二元
漢詩研究	董山內房古譯	實價四角
蘇俄的婦女問題	溫光譯	定價四角
四庫全書答問	盛層冰著	定價七角
合作論	漫生譯	定價八角
法蘭西新史	任啓珊著	實價五角
走向十字街頭 再版	鄒振方著	定價六角
寒鴉集	左舜生編	實價六角
新婚的夢	大蕉譯	實價六角
亂婚裁判	劉杰著	定價四角半
愛的謎	胡雲翼著	實價三角
社會進化之鐵則	溫盛光譯	實價三角
碧色的國	金石聲著	實價五角
國際經濟會議之農業問題	千香譯	實價五角
各國婦女參政運動史	劉大杰譯	實價五角
盲詩人	黃枯桐譯	實價二角半
宣言	夏承堯編	定價六角
萬人塚	劉大杰譯	定價六角角
前夜	綠蕉達著	實價四角半
	嚴仲金譯	實價四角

啓智局最新出版書目

資本的霸權	譯著	光明	定價	七角
沒落期底資本主義	譯著	紹歌	實價	三五角
我的日記	譯著	思方	價	七角
孔子哲學之真面目	譯著	高振	實價	七角
交通政策論	譯著	鄒克	價	七角
一個不幸的女子	譯著	涅夫	實價	七角
民族革命與世界政治	譯著	大杰	價	七角
社會思想史概說	譯著	恆	實價	二角半
從康德平和主義到思想問題	譯著	王	價	五角
小泉八雲及其他	譯著	波多野	實價	五角
政治思想史大綱	譯著	鼎	價	四角
三大思想之比觀	譯著	三十耶	實價	六角
文學理論	編著	白	價	二元五角
電話工程學	著	瀟	實價	三二七角
革命與性生活	譯著	村	價	六角
蘇維埃的鄉村生活	譯著	蕉	實價	五角
真情熱愛	編著	爾	價	三角
社會主義辭典	著	越	實價	三角
社會主義與哲學	譯著	思	價	二角
政治學	譯著	如	實價	一角
美術論	編著	龍	價	一角
馬克斯主義的誤謬	著	滿	實價	一角
後漢書註校補	譯著	君	價	一角
東北之金融	譯著	鴻	實價	一角
性和性病	譯著	里	價	一角
軌道	譯著	香	實價	一角
辛克萊傳	譯著	易	價	一角
以下各書在印				
社會主義辭典	譯著	聖	悅	七角
社會主義與哲學	譯著	慕	陶	七角
政治學	譯著	溫	光	七角
美術論	編著	田	漢	七角
馬克斯主義的誤謬	著	高	遜	七角
後漢書註校補	譯著	勤	修	七角
東北之金融	譯著	丘	公	九角
性和性病	譯著	張	九	七角
軌道	譯著	任	濤	七角
辛克萊傳	譯著	鄭	奇	七角
		彭	生	七角
		辛	伯	七角
			芮	七角

目錄

文藝上的Realism	一
文藝與性慾.....	一九
再歸於民衆之手.....	二九
演劇與觀客.....	四一
西洋的蛇性之姪.....	四七
被強迫的文明.....	五七
有島君的最後.....	六五
Open Forum	八一
爲什麼的侮蔑.....	九一
東西的自然詩觀.....	一一七

裸體美術的問題	一二九
西班牙劇壇的將星	一三七
高爾斯華斯的劇	一五一
丹塞尼的戲劇	一五九
作家的外遊	一六九
冷嘲熱罵	一八九
婦人與讀書	一九七
訪小泉先生的舊居	二〇五
人間讚美	二二五

文藝上的 Realism

我們是人間，這是誰也不疑惑的事。那麼，我們第一不得不知道的是甚麼？

像古詩人所說的一樣，人間應該真實學習的事，便是人間。只要我們真了解了人間的生活，真把屁股擋在人間之上，我們方能為完全解放出來的自由的生活。若是人間坐在機械之上，或是進入奇怪的動物的世界，那麼生活當然要苦惱極了。文藝是抓住人間性真實的地方，想來透澈其真實的努力。從這種意義說來，可以說文藝是廣義的 Realism。

原來，在像今日這樣的時代，我們常持有這樣的疑問，人間這東西，到底在那兒。所謂人間生活，果然就是這樣的嗎？電車的串成串，像貨物那樣，以電車的箱子，被運送的時候，真不大覺得有像人間那樣的心情。我是喜歡往動物園，

去看檻中的獅子。可是把他看爲獅子那才是大錯誤，因爲他好像現今的人間，失去了人間性而爲錯誤的人間生活一樣，他不過是失却了猛獸的本能的某一個獅子以外的動物而已。東京的動物園的獅子雖不是那樣，可是在京都的動物園，差不多有三代四代，作一種稱爲檻的家族制，是在那裏繁殖出來的。聽說獅子是很會育兒的。不說甚麼產兒制限。非常巧妙的養育，園長反以此事自誇。檻中的他們，雖沒有昔年在山野咆哮時候的本來的獅子性，可是他們仍然還覺着自己是獅子也說不定。雖然這不去問獅子，是不能了解的事情……。

現今的人間大抵是比獅子還貧弱。在獅子的檻裏，還設有防寒的器具，來暖和房屋。比普通人間的生活，獅子的檻的設備，還要好得多。我們人間連火盆也沒有，呈悚慄的現象。在今日，人間也全進入檻中，於是遂忘却了真正人間的像人間之靈。總而言之，人間性的美麗與自由，被奪去了。近來從經濟上或是社會學上方面，把弱者無產者看作奴隸狀態的事實，在世間很喧嚷的說有，所以關於

這方面的事情，我不想說；因為我不是研究這方面的學問的人。我想與其我來說，諸位是很熟知的。

那麼，所謂像人那樣的人間是甚麼？這雖不是一句話說得出來，可是，也不是機械，也不是動物，也不是神仙的這段事，是可想像出來的。原來人間忘掉了人間這件事，雖稍稍有點不可思議，實際上無論何時都在那兒作著。在世界知道女子與孩童是人間以來，還不到百年。就是魯騷也未嘗想着女子是一個正式的人。自知道孩童是真可貴重的人間，是百年以來的事，就是高慢發狂的伶俐的西洋人，也是那樣。在日本今日還在明白不明白之間。我以前會說過人間皆成了動物的話；只要是被食慾與性慾的兩種本能限制住，單是生存，便成爲不是正當的像人間那樣的生活。並且我們成了機械，也是遺憾的事。機械是爲人使用而製作的。人間是製造機械工具的唯一的動物，這點是人間的一大特色。可是在近世借着科學的力量，益發盛興的製作種種機械。在這裏遂起了經濟上產業革命的問題，

同樣在人間那方面，倒被機械使用起來。人間若是能全然變爲機械的東西，那麼就爲機械也行，可是因爲機械生出來的色氣，或慾望的深刻，所以不好收拾。從那裏，在我們的生活上，生出無理來。單爲一定的目的而活動，即是單從能率來說，人間到底趕不上機械。工場主比人們更保重機械，是因爲機械能工作罷。於是又胡思亂想，走入神的方面了，說甚麼鎮魂歸神，加上種種的名目，對人說成神的話。並且還說甚麼懺悔奉獻的話，我們本來是不用甚麼懺悔的。人間是永久的人間。這雖像說京都的事情，可是叫甚麼園的地方的人們，到被稱爲木屋街，像賣淫窟那樣的街的廁所去掃洗去。說那是服務，可是却作些變態性慾，或是其他的事情。往真的人間像人那樣的地方，却不容易進去。變爲機械，懇求神仙，墮落爲動物，其他種種，往那邊去，或敲敲這邊，想着脫出而碰撞着頭。在這裏有永久人間的苦味。

因此想來抓住人間性的真實。真正的想來把握人間的像人那樣的生活的時候

，我們要走往文藝的世界。說起來再沒有像人間那樣不方便作出來的。若假使是神製作了這個東西，則神的作法也太糟糕；可是我想人間製作了神，這想法倒是對的。其證據是若沒有人間，則就沒有神仙。比如說人間這種東西，在一方是持有絕對要求秩序的性質，而在他一方則持有破壞秩序的性質。所有的總則是爲破壞而存在着，破壞時改變新法而往前進行。總而言之人間是存在於神，一方又存在畜生與惡魔之間。在我們的腹中，是宿有神性與惡魔性的雙方。若在一方存着愛，在他方則存着憎惡。雙方爲種種樣樣的衝突與矛盾，在苦惱的地方，存有人間的永久之姿態，存有永久的疑問。片方想着去，片方則又止住。沒有法子，所以往機械去，然而機械也仍是不合意。於是往動物去，就是成神，也是歸於無意義。

就是在日本的歷史，看看從封建時代轉移於明治大正的歷史，爲有同樣的事，回顧西洋的歷史，概括的不外是人間想起了人間，忘却了人間的歷史。好容易回

復了人間性的時候，即刻又把他失掉了的樣子，人間就是這樣進步來的。概言之希臘時代是無論甚麼以人間中心爲本位的時代，神雖依樣是吃醋或報復，可是沒有像希臘神話那樣，帶有人間臭味的神話。接續着羅馬人承受這個文明，以後羅馬的文明亡時，這回中世有一個很長的時代，人間皆成爲神，在獨斷的宗教的羅馬教的權威之前，當平伏在地，所有的像人那樣的自由，無論甚麼也皆被取去，連知慧學問也皆捨却了。人們單想着神與天國。覺出來這樣作法是不行的，諸位知道是十四，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這個時代與哥倫布的美州發見同樣，也稱爲『人間發見的時代』。主要，即是從藝術方面，把人間生活牽回於真正的像人間生活那樣的生活的回復運動。可是這就算夠了。誰知以後至十七，八，九世紀的時候，往樣樣的地方走去，這時，又把人間這東西，看爲等閒的傾向。即是在十七，八世紀，把人間無論甚麼也都箚入模型，把文藝這種東西也箚入一種古典風的模型，成了法則萬能的時代，成了不採取人間性的活動的時代了。在這裏，又

說這樣是不行的話，名叫康德的一位漢子，高唱自己澈底，立在批評的地步，來思索事物，而使着這位康德喜歡的魯騷的話，也唱人間歸還原來的自然。他所說的『反歸自然』的話，從一方說來，是反歸於人間的話。自從說出來這樣的事情，世上才漸漸地轉過頭來，從十九世紀的初葉混混沌沌的，爲回復失去的人間性，從種種方面不顧命的來努力着。其爲經濟上教會上的問題，表現出來的事實，與諸君所曉得的是一樣。

然而就是這個人間生活回復的運動，最初也實在是不容易進行的。十九世紀初葉的浪漫主義，解放人間的感情性，復活對於神祕的人間的憧憬心，雖拚命的作下了，在其間，不知幾時，又把腳離開了地皮，變成了人間唯有離開現實，單生於夢幻空想的世界，忘却了我們現在的生活的姿樣了。這樣鬧起來是不行的，這回又急於踏着地上，從自然科學的影響，把人間持有的獸性與動物性，濫誇張起來，想這才是人間了。這即是自然主義。可是還更有趣味的，則是我想着在近

時的人間性的回復，起個『惡魔的發見』的名稱。與新大陸的發見是同樣，人間性的發見，文藝復興期把他作下了。可是在人間的腹中，發見惡魔性，知道讚美這個的，是最近百年前之事。從可看作是惡魔詩人的始祖的英國的拜倫死去，在明年（一九一四年）剛到百年。發見在人間的腹中的惡魔，是想着在種種地方來發見人間的真正的姿樣，在那兒搜索的狀態，結果連對於原始生活非常的親慕起來的傾向，也表現出來了。即是我們到現在當做文明看的事物是錯誤的。返歸於原始生活是正當的追慕！所有的東西的原始生物，人間的魂的真正的故鄉，感着存在原始生活的這種傾向，顯著起來了。若太單為人工的生活，則就變成了機械，所以我們的生活，欲想着進一步變為土地的香味的親慕者。如紐約倫敦的大都市的生活，在街上連土也全然踏不到。於是生出種種的思索，或懷慕田園，至少要切實地想着得到安易的生活。總而言之像這樣作去，來求人間性的解放，或想着透澈於人間性的真實的努力，其精煉的結果，就是寫實主義。這個寫實主義的想法，